

●2015年09月14日14時30分，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勤務指揮中心內擺置著六張辦公桌，每張辦公桌上安放著三台電腦，一台受理報案、一台掌管警車勤務管制、一台負責指揮決策支援。中心內冷氣一年四季恆溫吹送，不是為了讓員警能舒適工作而是讓那些精密電腦減少故障的機會。員警們坐在自己的小方桌前，頭戴耳機，邊接收報案資訊邊雙手在三台電腦前輪流紀錄、查詢和發送訊息，像彈奏鋼琴不間斷。

鍵盤敲打聲、員警詢問報案的聲音、冷氣轟隆隆的運送聲，加上電腦主機嗡嗡的低鳴，如果不是因為那些人穿戴員警制服，任誰都會誤以為是哪間公司的客服中心。

「110報案中心你好。」電話鈴響，胖員警放下手機並急忙吞進還在咀嚼的鳳梨酥，接起電話禮貌詢問。

「我忘記帶鑰匙出門，現在沒有辦法進到家裡，怎麼辦？可以派人來幫我嗎？警察哥哥。」一位嗲聲嬌氣的女生央求著。

胖員警氣定神閒又拿起手機邊滑著邊問說：「小姐你好，如果是忘記帶鑰匙出門被反鎖在外的話，請你找鄰近的鎖匠幫忙開鎖，費用依照門的類型大約收費三百到五百之間……」

女生插話說著，「可是，可是人家不知道附近哪裡有鎖匠，警察哥哥求求你幫幫忙啦！」

「小姐請問你有手機嗎？」

「有啊！」

「連上網路，google一下『台北、鎖匠』這些關鍵字就可以了。對不起，這是報案電話，請不要佔用其他人緊急連絡的需求，希望剛剛的建議有幫到你，再見。」

掛上電話，胖員警在Line上點著卡通符號送出，旁邊的瘦員警說：「叫你不要那麼愛吃鳳梨，你偏不聽，每次跟你值班都沒好處，一直旺旺來，剛什麼電話？」

「瞎妹把自己鎖在外面，要『警察哥哥』去幫忙。」

瘦員警說著，「開鎖可是我的專業，找我就對了。」

「你會開什麼鎖啊？還真沒聽說。」胖員警不以為然地問。

「我最會開心鎖，每個少女都會為我把心敞開。」

胖員警白了瘦員警一眼，沒繼續答腔。電話又響起，瘦員警說著：「我來我

來，一定是剛剛的美眉又打來求救。」

「有電話錄音，不要亂說話啊！」胖員警提醒著。

「110 報案中心你好。」瘦員警邊接起電話邊對胖員警挑眉著。

「快……快派救護車來，我老婆……我老婆死了。」電話那頭男聲哽咽。

「先生，請說一下你那邊的詳細住址，還有你知道你老婆是發生什麼事嗎？」瘦員警收起油嘴滑頭的表情，嚴肅地詢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這裡住址是怡尚苑，在索羅路 37 號，六樓之一，快來，拜託你們快來。」男聲雖然慌亂說著，但住址和門牌訊息卻沒遺漏。

「怡尚苑，索羅路 37 號，六樓之一。好的先生，我們立即派員警過去處理也會通知救護車過去，請你保持這支電話的暢通以利相關人員跟你後續聯絡。」胖員警快速在電腦輸入資料，並聯絡索羅路鄰近的轄區警察局過去處理。

結束通話，瘦員警喝了口桌上的水，嘆口氣說著：「值班到現在電話直沒停過，我真想問問，台北，你怎麼了？」

「不是『台北，你怎麼了？』是『你怎麼了？』一定是你昨天在這裡一直喊著很無聊的關係。」胖員警反擊說著。

「是你前天吃牛肉乾，才讓我們忙得像牛吧！」瘦員警說。

「是你大前天在這吃芒果，才讓我們忙不停。」胖員警說。

電話鈴聲又響起，兩人互看了一眼，胖員警接起電話：「110 報案中心你好。」

●2015年09月14日14時51分，怡尚苑大樓外

警車和救護車同時停在路邊，鄰近的人紛紛探出頭來，三三倆倆圍觀在高級住宅外，「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不知道出什麼事？」的聲音此起彼落著，兩名員警隨著救護人員進到大廈裡。

中庭角落的健身室裡，三個女子邊騎著飛輪器材邊看電視閒聊，保全陪同著員警和救護人員走進電梯。

「怎麼一回事？」長髮女子問。

「希望不要是壞事，不然房價一跌再跌就慘了，最近這棟大廈的衰事已經不少了。」微胖婦人邊吃力騎著飛輪邊回答。

「你們趕快轉到55的新聞頻道，記者在外面連線了。」短髮女子說。

長髮女子和微胖女子一同轉到新聞頻道55，一陣仗的SNG連線車沿著馬路並列著，完全無視於造成當地交通的擁塞。

「六樓的吳太太……不會吧？天啊，現在記者真厲害，警察才前腳踏進來他們已經聚集在外一大圈了。」短髮女子說。

「消息不靈通怎麼叫記者，對了，上次吳太太還問我哪裡有收驚抓鬼的。」微胖的婦人氣喘吁吁地接話。

長髮女子追問，「和她打招呼都不理人的，她竟然會開口跟你說話。結果咧？」

「我說收驚的有，抓鬼的沒有啦！我問她怎麼了……」微胖的婦人越說越小聲。

短髮女子發難問，「她怎麼回答？」

三人的頭幾乎貼在一起，微胖的婦人說：「吳太太說……她家裡有鬼。」

「是她心裡有鬼還是真的有鬼？」長髮女子不信邪地說。

「看她一副神經兮兮的樣子……」微胖的婦人不確定地回答。

住在正對面的短髮女子說著：「我有看過……」

微胖的婦人和長髮女子異口同聲說：「不會吧！真的假的？」

「真的。」短髮女子信誓旦旦繼續說著：「那一天我在客廳感覺到外頭有一陣閃光，本想說是電燈，不看還好，一看就看到一個穿白衣的女人站在她家陽台，想說這個人怪裡怪氣，就仔細看，才注意到那女人……」

短髮女子的表情變得為難，微胖的婦人和長髮女子按耐不住情緒追問：「話不要說一半，是怎樣啦？」

「那女人是透明的，接著又閃一下，那女人就消失了。」短髮女子表情動作誇大地說著。

「不會吧！」長髮女子說。

短髮女子接著話，「我也希望不會，當時我還以為是吳太太，才要揮手打招呼，但那種陰森感讓我從腳底發麻到頭頂，她微微側過身來，那張臉慘白的很，我才發現根本不是吳太太。那個東西像是發現我注意到她一樣，我趕緊退回屋子裡不敢再多看，好了好了我總算說出來了。現在吳太太發生這種事，那個白衣女人接下來會不會來找我啊？」

短髮女子對微胖的婦人問，「對了，你剛剛說那間收驚的在哪裡，也帶我去。」

微胖的婦人說：「現在我也需要去收一下了。」

長髮女子點頭著：「我看大家一起去好了。」

●2015年09月14日14時58分，吳添才住家

偵查隊隊長阿原環視著這屋內，擺設有種說不出的清潔感，整齊乾淨，沒有雜物和裝飾，像打掃過度等待租售的屋子。他處理過太多的案件，住在這種過分潔癖空間的人，都不會是什麼正常人，死者不是，生者也不會是，他想。

阿原繞著死者走一圈，地上的女人面目猙獰，手像雞爪般蜷著，一旁的醫護人員一邊急救一邊測試心跳脈搏，「已經死亡一陣子了。」穿著醫護衣且年紀稍長的人員說，另一個較為年輕的醫護人員繼續搭配儀器做著人工呼吸。

「停停吧，身體都僵硬了，回天乏術了。」年紀稍長的醫護人員冷靜地說，抬頭看著旁邊的阿原問：「還要急救嗎？」

穿著西裝的男子邊哭邊喊著：「拜託你們救救我老婆，拜託拜託。」

阿原仔細打量眼前的西裝男子，貼身剪裁的西裝樣式，在這種悶熱天氣還能穿著整齊哭喪著臉的人實在不容易，哭嚎也是有分寸的那種，有些人哭天搶地，整個人不在地上翻幾圈才甘心；有的人哭得死去活來，醫護人員不僅救那些出意外或遭人殺害的傷者還要急救哭得快斷氣的人；有的人光哭喊還嫌不夠，不用手或頭槌牆壁就是不甘心。但哭到五官皺在一起，襯衫上沒有哭漬和西裝沒有眼淚痕，乾淨地不像話的人實在不多。

「吳先生，尊夫人看起來已經死亡一陣子了，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今天美齡和醫生預約好看診時間，我要送她過去，誰知道一進家門……哇哇哇，美齡。」

「請——問是看什麼醫生？」阿原問。

「……」西裝男子沉默。

阿原說：「盡——人事聽天命，先上救護車急救吧，吳——先生，你——先跟著上救護車吧，檢察官等會就會到醫院，等——驗屍……我是說，等——結果出來吧，順便做相關的紀錄。」

西裝男子跟著救護人員離開，另一名年輕警察拿著攝影機說：「老大，這是剛剛男子說他這幾天錄下的影片，他說……他說是鬼殺了他的妻子。」

「鬼——話連篇，把攝影機當成證物好好收起來。」

他從年輕辦案到現在，看過的案子太多太多太多了，所有離奇的案件就像散亂的毛球線一般，只要有耐心一點一點地解開理開，亂掉的毛球線也可以被順成長長的一條。就算是鬼殺人也是一樣，只要找到那條線，阿原想。



●2015年09月14日17時02分，警察局內

警局內擠滿著人，所有員警擠在電腦前看，畫面裡看起來睡不安穩而翻身的女人，就是男人口中的妻子王美齡，女人嘴裡逸喊著夢話，「不要過來……」「拜託……」「救命救命啊！」接著，影片中的女人頭髮像被什麼給揪住，一把被拉下床，影片裡的螢幕裡並沒有出現其他人。女人沒有醒，只是無力掙扎，雙手雙腳像被拉上岸許久的魚，無生氣地拍動著鰭。接著畫面中的女人被莫名的東西拖行到房門外，消失在畫面裡。

「不會吧？這是什麼狀況？」有人先開口問。

「真的是鬼嗎？放慢速度再看一遍。」

警局裡安靜，大家聚精會神在電腦螢幕上，突然後方碰了一聲，有人嚇得大叫出聲，偵查隊隊長阿原從辦公室出來，走到電腦前，將光碟取出，說著：「這是證物，不是——讓你們取樂的影片，都不用辦公處理公事了？事情都做完了？還——有時間給我聚在這邊，同樂會嗎？給我——注意一點。」

一群人悻悻然地將座位歸好原本位置，趕緊各回其位，阿原對一名警察說著：「阿哲，你進來。」

「是的。」阿哲答，眼光巡了四周，另一名警察低頭閉眼，雙手合十對著阿哲，似乎對他說「保重」。

走進辦公室裡，阿原對他破口罵著：「你——以為是『鬼影追追追』節目嗎？這是重——要的證物，還敢這樣亂——流出。」

「老大，你誤會了，我是想說大家集思廣益，看能不能發現這影片的破綻，說不定這是單純的謀殺事件，而不是靈異事件。」

「嗯，好吧，算——你說的有理，給我——注意點。你先出去吧！」

「謝謝老大。」阿哲鬆了一口氣說著，才轉身要走。

阿原說著：「上——次你承辦的那個 27.5G 的影片記得燒一片給我，我——也來幫忙尋些線索，知道嗎？」

「是的。」阿哲關上門。

阿原將整個人陷在椅子內，若有所思的看著手中的光碟。他不是不願意相信鬼這件事，只是從進入警官的教育，再再要求他們能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課堂上的老師從來沒人把鬼列入大膽假設的條件之一，所有離奇的部分他們都歸類為巧合。阿原也經歷過不少的巧合，那些巧合足夠他退休後上鬼話連篇之類的節目一

百次都能不重複，但這些巧合在法庭上是沒有任何效果的，現實人生不會如那部《鬼壓床了沒》讓鬼上法庭訴說自己冤屈或是當誰的證人，況且法律也沒規定鬼能上法庭當證人。



●2015年09月14日23時32分，警察局內

小馬低頭對著螢幕滑動手指，操作的手機畫面正中間擺著一道15號門，左右上方各有一條橘色拉繩，右下角是個大橘球，左下方有顆容易被忽視不起眼的黑色物體。(圖1)

小馬用手指試著拉拉左右的橘色拉繩，再點點15號門，門沒有反應。將手機左斜右傾，大橘球滾到左接著又回到原處，點點門依舊老樣子。點了黑色物體，黑色物體自動移到畫面下方工作櫃內是顆黑色炸彈，成為可使用的工具。(圖2)

小馬點選工作櫃內的炸彈擺置在門前(圖3)，再用前幾關得到的工具火把點燃炸彈(圖4)，畫面轟的一聲，門沒被炸開，倒是被炸黑的門左右兩側由上而下出現「<」「>」的符號(圖5)，小馬按照線索左右左左左右右拉下繩子，15號門便自動開啟(圖6)。

凌晨兩點，幾位刑警分散在警局內的各處，有聊天的有看報的有打盹的也有埋頭案件卷宗的。老舊電視機彷彿是個安靜的魚缸被放置在角落，二十四小時播放著無聲新聞，畫面偶有跳動和雜訊，沒人觀看自然也就沒人在意。深夜的警局氣息沒有白日的緊張感，刑警們彷彿是來串門子倒不像上班，大家等待著天亮、等待著手上這批案件結案、下一批人來接班、等待著自己可以回家大吃一頓或大睡一覺、等待著與家人相聚早餐時光，等待著黑夜過去。

「玩什麼？那——麼專注？」被拉長的語句從後方傳來，熟悉的偵查隊隊長阿原的聲音讓小馬慌亂地將手機收起，一轉頭才鬆了口氣。

「你是九官鳥嗎？又學老大的聲音嚇人。」

「我在問你話，是不——會回答嗎？」阿哲繼續學著阿原說話。

「無聊耶你，密室脫逃遊戲啦！」

「密室逃脫遊戲？那是什麼東西？」阿哲恢復原本的聲音語調問。

「就是畫面裡只有一些線索，要利用現有的線索和工具打開緊閉的門進到下一個關卡。」

「這麼簡單？這有什麼好玩的？」

「練習推理幫助破案啊。」

「這種小CASE交給我對了。」阿哲搶過小馬的手機，畫面中間是16號門，左右有兩盆栽，門前趴著一個禿頭男子，門上有個圖示符號「☎=☺」(圖7)和一條紅色槓子，男人用手指點盆栽沒有異狀，點趴著的男子就會聽見他哀嚎一

聲，再點工具櫃的火把碰盆栽和男人，門依舊緊閉。

阿哲放棄，將手機遞還給對小馬說：「算了，不玩這個無聊的鬼玩意了，這最夯的熱門影片看了沒？」

小馬挑挑眉毛，口氣輕佻問著：「傳說中那部 27.5G 的無碼影片，上次你不是……」

阿哲阻止著，「拜託，別亂說話，我給你的是素人自拍影片，跟那則新聞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了，開玩笑的，這件事只有三個人知道，一個是你一個是我一個我不能說，今天要分享什麼好影片？」

「如——果真的有第三個人知道你就死——定了。別害我丟飯碗。話說回來，這——最新最夯的精彩影片真的想看？」阿哲神秘兮兮地又學著阿原的語氣問著。

小馬豎起大拇指笑著，沒說話卻一切盡在不言中。

阿哲看看左右，「反正夜班也沒什麼事情做，現在來看吧！」

說完，阿哲拉張椅子擠進小馬的身旁，壓下電腦的 CD 槽，將 CD 片預備放入，小馬急忙阻止：「欸欸欸，這種影片怎麼好意思在大庭廣眾下放，燒一片給我燒一片給我，我回家慢慢看。」

「這種影片，這深夜時間看剛剛好，兩個男人一起看更有氣氛，不要吵到別人。」阿哲將食指置於嘴前說。

「不好吧，沒聽過這種影片還要兩個大男人……」小馬話還在嘴上，CD 槽已經將 CD 吸入。小馬嚥了一口口水，影片檔自行運作，畫面裡一片白牆，看起來像停格，小馬不耐開口問：「你是不是片子沒有燒好？壞軌了。」

阿哲阻止小馬發問，說著：「快到了快到了……」

畫面中的白牆中，伸出了一雙手，接著是長髮披肩、著白衣的身子，畫面中的「物體」從白牆的左側出現，又穿過右側的白牆後消失。

「靠，農曆七月還沒過就讓我看這什麼鬼東西。」小馬驚慌失措低聲問。

「不要吵，就是鬼東西，還沒結束。」阿哲邊說，畫面右側的白牆又穿出同樣一隻「物體」，一步步逼近鏡頭前，動作緩慢，像看著鏡頭，側著頭，彷彿思考什麼，接著只聽見「碰」的一聲，鏡頭橫倒著。

「嚇死我的毛，這是什麼最夯的熱門影片？是日本最近推出的靈異系 A 片《全眼女》嗎？也太逼真了。一部 A 片而已有必要那麼重功夫嗎？」

「雖——然我對那支《全眼女》影片也很有興趣，不過，小馬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我們都在研究這支影片，這——是鬼殺人事件。」阿哲繼續模仿阿原的語調說話。

「你對哪種影片沒興趣？你上次弄來的《金粉奴隸》系列已經讓我倒盡胃口了，話說回來，你們研究這個做什麼？」

阿哲癩著嘴搖搖頭，一副不置可否的樣子，沒有回答就走到那群聊天的刑警前對胖員警說著：「走啦，開工嚕！」

小馬咒罵著，邊拿起手機接續剛剛的關卡，將手機畫面朝下，一如面朝下趴著的男人，紅色槓子變成綠色(圖 8)，再點 16 號門，門口便開啟(圖 9)。黑色的門內到底躲藏著什麼？是逃亡的路線還是逼近核心的路徑？無人得知。

●2015年09月15日11時33分，偵訊室

對於一宗案件不應該有先入為主的觀念，阿原懂，但他異於常人的直覺總讓他陷在破案的泥沼裡。阿原的破案方法從以前就不同於同期的同僚，他向來只鎖定直覺告訴他的那幾個人，不斷地要在這些人身上找出最可靠的線索，看起來藏在最不起眼的線頭，通常就能拉出犯人的全貌。

那些人儘管說得一口漂亮話，但哪些人是犯人哪些人是無辜的，除非缺乏關鍵的證據，不然最後的結果似乎都會證明他的直覺的正確性。但直覺歸直覺，法庭並不會接受這種直覺式的破案手法，一切講求證據。沒有證據，就算知道犯人在這也無濟於補。

「案發當天你——在哪裡呢？」阿原親自上場問，偵訊室裡有報案者吳添才和李雲光律師。

吳添才看了李律師一眼，李律師點頭後他才放心回答：「那天早上我用過早餐從家裡出門後，約莫九點半到公司，後來有些事情要處理，十點離開公司去找個朋友敘舊，到她家待到下午兩點才離開，因為要趕著帶美齡去就診，誰知一回來……」

吳添才越說越難過，阿原繼續問著：「方——便的話請給我們你朋友的資料，讓——我們核對相關資料是否——屬實。」

「這……」吳添才面有難色看著李律師，待李律師點頭，他才繼續回答：「她叫黃玉茹，住金富大樓十三樓之二號。」

「你和那名黃玉茹女士是什麼——關係呢？」阿原繼續問。

吳添才吞吞吐吐說著：「就朋友。」

阿原冷冷回答：「你確定就好。另外，請問尊夫人是因為什麼疾病要去就診？」

「她有重度憂鬱症外加人群恐慌症，必須定期去看精神科醫生。」

「都是你固定帶她去看嗎？」

「嗯。」

「工作那麼忙，不會有影響嗎？」

「我會請秘書將美齡固定就診的那一天給排出來，所以不會影響到工作。」

「尊夫人看診多久了呢？」

「大概八九年。」

「算一算也差不多是你岳父過世的那一段時間。」

「的確是那段時間，十多年前因為肚子裡的胎兒不保，美齡有點鬱鬱寡歡，那時只有點輕微的憂鬱症，但父親走後，整個狀況越來越糟。」

「尊夫人流產過？」

「嗯！孩子跟我們沒有緣，三個月後就小產了，之後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也一直沒辦法順利受孕。」

「嗯！尊夫人沒什麼朋友嗎？」

「之前有，但她的身體和心理狀況越來越差，和那些朋友就斷了聯繫。」

「那你說尊夫人看見鬼又大概是什麼時候？」

「三四年前。」

「吳先生，你相信有鬼嗎？」

「我不知道，之前我的確不相信，但……」

「但是什麼？」

「我之前找過朋友推薦的師父來，他們都說這屋子裡有東西。」

「照你這麼說，你的經濟狀況也很不錯，為什麼那麼堅持繼續住在那裡？」

「我試圖搬家過好幾次，但搬家後的隔天早上，美齡就會離開房子，每一次都是在案發現場的那間房子裡找到她。警官，我真的盡力了，心理醫生我也找了，能找的道士、法師和師父我也找了，但每一次都是一模一樣的情形，你要我怎麼辦？把美齡一人丟在那裡，自己一個人逃出來嗎？」

「你有看過在你家的那個東西？」

「除了影片拍到的影像之外，我沒看過實體的鬼，一次也沒。」吳添才停頓了會，想到什麼繼續說，「但我跟祂對話過幾次。」

「對話？」

「我知道這很難相信，我也曾跟美齡的心理醫生討論過，醫生說那是美齡的潛意識人格……」

阿原打斷了吳添才的話，「你和那個東西談過什麼？」

吳添才像在回憶那一天的情形，「那是我們第一次搬家後的隔天早上，我急忙找美齡，向公司請了假，不管打了多少電話都沒人知道美齡在哪，後來我回到那間屋子，美齡躺在床上。我去搖醒她，隔了好久她才睜開眼睛，我說：『美齡，

你怎麼又回到這裡？」美齡用很沙啞的聲音跟我說：『沒有用的，我跟定她了，你把她帶去哪裡，我就會把她給帶回來，你如果想把她給帶出國，我就把她給殺了。』」

「『你是誰？』我問祂，祂哼了一聲說：『我也不知道我是誰。』」

「『那你纏著美齡做什麼？』我又問，祂說：『我不知道，這女人身上有磁力，把很多人都吸來這裡。』」

「『很多人？』對方回答，『很多。』」

「『為什麼非得在這間屋子不可？』對方又說，『因為這裡最舒服。』」

「那是你第一次和他們之中的其中一個交流？」阿原問。

吳添才點頭。

阿原轉身問李律師，「你相信你的當事人跟你說的這一切？」

「當律師的就是要相信我的當事人，不管警方、檢察官或法官信不信。」

阿原聳了聳肩，不置可否，「那之後和其他人的對話呢？」

「第二次是在我準備第二次搬家的時候，那天我騙美齡說臨時約了心理醫師，其實是要帶她到另一個師父的佛堂那邊去借住，那天美齡坐在化妝檯前動也不動，我去拉她哄她，她都沒有反應，後來美齡像用腹語說話一樣，她的嘴開得小小的，但聲音卻像磁軌壞掉的錄音機般說：『沒用的。躲去那裡是沒用的。』」

吳添才已經精疲力盡，邊回想邊說著，「我問祂『什麼沒用？』」

「祂回答我，『躲去佛堂沒有用的，我們看不到光，只能看到比黑暗更黑暗的東西，除非你想要你老婆死，不然你把她拘禁在哪都沒有用的。』」

「後來我找了好多人來幫忙，每一次的搬家，美齡從來都不掙扎，但隔天她就會回到那間房子。」

阿原搔搔頭問，「沒想過把她鎖在出不來的地方。」

吳添才嘆了好大一口氣，苦笑著：「嗯，試過，那一天美齡把自己的頭撞得全是傷，也嘗試把自己的骨頭都弄斷，好試著穿過那一個小小窗戶，送她去醫院的隔天，她又回到……你知道的。」

阿原附和地點頭。

「後來我放棄了，只要美齡能活著就好，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那些東西，為什麼這麼做？我不懂，我不懂啊！」吳添才嚎啕哭了出來。

「平常尊夫人在家裡的生活是怎樣？」

「每天像行屍走肉，但會自己料理我幫她準備的食物，我回到家時，她總是靜靜地在化妝檯前、在床上、在沙發上看著無聲電視。」吳添才揉揉眼看了李律師一眼，「說實話我不知道是因為被鬼纏身的原因還是憂鬱症的關係。」

李律師站起身說著：「警官，有沒有和案件還有和我的當事者有絕對相關的問題還要詢問，如果沒有的話，根據我當事人的行事曆，下午兩點在公司還有一場會議，我當事人看起來也累了，不如讓他休息一下，等下次問題彙整好了，我們再配合。另外，我希望能針對案情而不是這些怪力亂神的東西，了解這些似乎對案情一點幫助都沒有。」

阿原還有好多疑問需要吳添才來回答，但不能太急，他必須要花時間找到吳添才藏好的那條線，才能把全貌給拼湊出來。

「謝謝吳先生今天的配合，節哀順變。」阿原伸出手。

阿原與吳添才握手，熟悉的電流竄過全身，跟過去的經驗一模一樣，這個男人肯定是兇手，他知道，他要趕在證據消失之前收集齊全。但那部吳添才號稱拍到鬼的影片他看了又看，實在看不出破綻在哪。

但他肯定真正的鬼不是別人，而是眼前的男人。

●2015年09月15日15時22分，偵訊室

李律師陪同一名女士進到偵訊室，阿原問：「李——律師，早上一場下午一場，間隔那麼短的時間，你——不累嗎？」

「案子趕快結束，你我都輕鬆，我幫你帶黃玉茹女士來了。」李律師面無表情地說。

「案——子能不能結束，也不是靠——我就能決定，千奇百怪的命案我看多了，之前還有看過一個男人的老婆被毒——蛇咬死，結果他還在老婆的葬——禮上用攝影機拍下畫面哭著說『老婆，你死的好冤，竟然被毒蛇毒死』，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阿原轉身問黃玉茹，黃玉茹愣著搖頭。

李律師說：「請你不要用這些無關案情的事件來影響我當事人的情緒。」

「他——把他死掉老婆的手臂抬起來，讓攝影機清——楚拍到毒蛇咬傷的孔，這是一般正常人會做的事嗎？最後——調查結果……」

「警官。」李律師又出言阻止。

「只——有自己心理有鬼的人，才——會做出這種小把戲，好啦，黃——玉茹小姐你好，請——問你和吳添才先生是什麼關係？」

「朋友。」黃玉茹抖著嘴唇說。

「關——於這一點你倒是和吳添才很有共識，案發當天下午，吳——添才先生一直待——在你家？」

黃玉茹點頭。

「所以——你可以為他做不——在場證明？」

黃玉茹肯定地點頭。

「偽證罪是很——重的喔！」

李律師按耐不住說：「警官，請你不要恐嚇我的當事者。」

「NO，NO，NO——這不是恐嚇，這——是好心提醒，黃小姐，我——必須要說，一個人的信——用是有限的，我當警察那麼久了，我——很清楚，一個人沒——有說謊之前我們都會合理的懷疑他了。如——果他說了一個小謊，就——算是那麼的微不足道、無傷大雅，但接下來他——說什麼我們都——不會相信了。」阿原繼續說：「那——麼最後幾個問題。」

「那——天下午，吳添才先生幾點從你的住家離開？」



「下午兩點左右。」

「他總是那個時間點離開嗎？」阿原意有所指地問。

黃玉茹搖搖頭，也沒打算解釋下去，李律師說著：「今天我們是以證人的身分來，不是嫌疑犯，如果沒有更多的問題，黃小姐等會還有其他事，是否能讓我們先走一步？」

「我——還以為黃小姐待——在家裡等人來就好了，原來——還有事要做啊。」

「你……」李律師才要說，阿原就堆滿笑容說：「剛好，我——也有事要做，仔仔細細地調查這個案子，你們——先請吧！」

李律師帶著情緒起身，扶著站不穩的黃玉茹，在他們步出門口前，阿原說著：「黃小姐，奉勸——你一件事情。」

「你的建議太多了，我們走吧！」李律師頭也不回地趕緊帶著黃玉茹離開。

空蕩的偵訊室內，阿原一人說著：「如果是鬼殺了吳添才的妻子，難保下一個受害的不會是你。」

偵訊室的燈管閃了一下，像是附和阿原的話，阿原抬頭看了燈管一眼，關上燈，緩緩走出偵訊室。沒有人可以驗證無人的空間裡有什麼或沒什麼，什麼正在發生或無。

空蕩蕩的偵訊室裡的燈管啪地一下又亮起。

●2015年09月15日17時01分，警局辦公室內

小馬和阿哲站在偵查隊隊長阿原的辦公室內，裡頭的冷氣讓兩人直打哆嗦，常年冷氣的溫度比氣溫低上五到十度，端視冬天或夏天來決定。阿原拿著手上初步的資料對兩人說著：「這種案子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殺人事大，但這世上每天都有人死掉，所以——事小；這男人背景特殊事大，但無論誰犯法都要被繩之以法，所以——事小；最後一件事，不要把案子做——大了，要化小。外面那——一些媒體是豺狼虎豹，如果捅出簞子，你們就有大——麻煩了，知道嗎？」

「是。」阿哲接過阿原手中的資料，和小馬退出辦公室，阿哲邊走邊模仿者阿原的口吻說著：「什麼——大？什麼——小？這根本是大——案子，鬼殺人事件，你說——周刊和狗仔會不愛嗎？我看這周的報紙或週刊就會詳細——報導所有關係人的資料了，還需要我們去調查嗎？」

「老大都這麼說了，還是趕緊去做吧，別抱怨了。」小馬聳肩回答。

「『李組長眉頭一皺，發現案情並不單純』……」阿哲皺著眉頭邊搖頭，又模仿起電視裡類戲劇旁白的口吻。

「還有時間可以說笑，案發現場有拉起封鎖線了嗎？」小馬問。

「不要說封鎖線，我連他家門口都要貼上符咒了，呃……我是說封條。」

「等會我想過去看一下現場。」

「你這個瘟神，不要過去攪局了，老大只有叫我們調查這些關係人的背景，可沒要你查案，況且只要有你在，就像金田一和柯南這兩個東京雙煞一樣麻煩不斷，我可不想擔這個責任。」阿哲快步走，不打算理會小馬。

小馬小跑步跟上，「拜託，我被排禁止出任務很久了，偷偷帶我去看一下，你沒聽過『魔鬼藏在細節裡。』說不定我可以發現蛛絲馬跡。」

「我不想被老大殺，老大說他升官前你都得乖乖坐在辦公室內，免得又惹出什麼亂子。」

「拜託拜託，一下下就好。」小馬央求著。

「一下下？」

「一下下。」小馬肯定的回答。

「真的一下下？」

「就一下下。」小馬猛點頭。

「那關係人的資料？」

「我來就好。」小馬急切地說。

「不賴皮？一手包辦？」

「打勾勾。」

「都幾歲了還打勾勾。」阿哲邊說卻邊笑著伸出手比出「六」的手勢，和小馬劃上誓言的記號。